

中国当代作家



张平

# 天网

凶犯·孤儿泪·抉择

红雪·十面埋伏·国家干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张平

# 天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网/张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张平系列)

ISBN 978-7-02-007220-0

I. 天…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6311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天 网

张 平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6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875 插页 4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20-0 定价 33.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自序

从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出版到现在,已有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当这套丛书即将出版时,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近年虽然没能将新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却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揣摩。我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曾说过,放弃写作,就等于放弃了生命。

近四年,看了、写了、思考了太多的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说了、做了、努力了太多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当这套丛书出版时,却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写,应该写,值得写。很多很多新的感触和冲动,很多很多新的认识 and 理念。同以往相比,很多很多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很多甚至是颠覆性的。静下心来细细地一想,很多很多确实都变了。

当然也有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作家的眼光、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处事原则和做人底线。这些正是这套丛书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几乎横贯了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也几乎容纳了面对这些年代的所有认知和情感。

这些作品验证着我的创作方式,也体现着我写作与生命的价值。

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这其实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要是非说不可,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

会性；二是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直面现实，直面改革。关注现实，关注时代，这既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的写作立场。

收入本套丛书的这些作品曾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给我带来几多坎坷和艰辛。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为庆幸的是，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注定要被大写的时代。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的作品也一样是幸运的。

是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疑难，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只要你看看想想五千年的农牧文明和封建古国给我们留下了一堆什么样的遗产，就应该明白、应该懂得这个古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多么悲壮而惊人的奇迹。在历史长河距我们最近的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个古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已属绝无仅有。不管你持何种态度，也不管你站在何种立场，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谁也改变不了。

在灾难频仍、危机重重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古国也是幸运的。

常听人说，距离历史越远才看得越清楚。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不管怎样观察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细节，需要考证？当代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不也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去寻找证据，去归纳观点？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阴暗，不也一样需要客观，需要理性？所以说，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录，需要细节，需要实据，需要真情，需要人民的共鸣，需要作家的职责和良知。

还听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我同样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

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对一个作家来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历过的后辈作家们去描写,去想象,这样做是不是太超脱、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世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就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又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他们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谁也无法替代。作为一个作家,能活在同时代读者的心里,也算可以了。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会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我同样希望自己这套丛书以及今后的作品,都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张 平

2009年4月

# 目 录

|                        |       |
|------------------------|-------|
| 天 网 .....              | ( 1 ) |
| 法撼汾西 .....             | (289) |
| 引 子 .....              | (291) |
| 第一章 农民和乡长 .....        | (295) |
| 第二章 三十年死信和二十年疯女人 ..... | (348) |
| 第三章 百日之灾 .....         | (408) |
| 第四章 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 .....  | (491) |
| 后 记 .....              | (591) |

# 天 网



“大凡新官到任，总免不了有人要来给你交代些私房话、贴心话，有提醒，有暗示，有忠告，有劝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对老百姓来讲，那可全是秘密。有好话，也有坏话。更有甚者，那些劣迹累累，善于逢迎拍马的下属、下级、同事，所谓的朋友、知己、至交，会一下子围过来，给你献计献策，调嘴弄舌，充做说客、谋臣。用心良苦，一腔热忱。巧言令色，居心叵测，假仁假义，故作高深。看似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实则是偷梁换柱，欺天诳地！什么某某人不可用，某某事不可办；什么某某某心术不正，某某某有野心；什么某某地方是个马蜂窝，某某家伙是个告状专业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老百姓把这叫做‘活档案’、‘内档案’！能压你一辈子，活活咬死你！”

“最要命的则是那些当官的，耳根子一软，预防针一打，变色镜就戴上了。好的能看成坏的，坏的会当做好的。冤案成了死案，恶霸成了善人！”

“假如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局、一个厂，甚至是一个县一个地区要是有了这么个软耳朵领导，只怕这地方就全得完蛋！不只会让老百姓报国无门，有冤难伸，说不定还会姑息养奸，认贼作父，以

致让豺狼当道，鬼蜮横行！

“在这儿，我要警告一些人，我刘郁瑞可是个铁耳朵！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是谁，有话尽管说，有事敞开讲，但若想在我这儿处心积虑谋算人，我头一个先看扁了你！在我面前讲别人坏话的人，保不住哪一天也会在别人面前算计我！”

“是好是赖，出水才看两腿泥。人归人，事归事，啥问题就是啥问题。出了汾西的事我管不了，可在汾西县，不管啥人啥事，我刘郁瑞保证一视同仁，保证没有任何框框和前提！”

“你们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假如你们发觉刘郁瑞言行不一，净说了些大话空话，不要等到他下台的那一天，就到他门前驱邪打鬼放鞭炮！我保证他卷起铺盖立马走人！”

……

——摘自刘郁瑞讲话录音

在昏暗的路灯下,刘郁瑞有些发怔地默默地瞅着眼前这一副惨状。

瑟缩在街旁的竟然是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和一个顶多五六岁的小女孩。

汾西县是个山区,虽是三月份,气温仍然很低。尤其是晚上,更是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毫无一丝春天的感觉。今晚的风又特别地大,天气也格外阴沉,给人的感觉犹如雪窖冰天。寒冬腊月似乎人们都麻木了,惟有春天的寒流才会让人觉得如此刺心彻骨、风苦雨凄。

已经快深夜十一点了,虽说是在县城的大街上,但此刻已人迹杳无,惟有阵阵寒风,裹着尘沙纸屑,逼得你透不过气,睁不开眼。

然而,这两老一少却像几个土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大街旁。

刘郁瑞使劲揉了一把眼角,有些无法相信地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一切。

三个人的衣服全都破得不能再破了,身上脏得也不能再脏了——真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如菜色,一身灰黑。只要你看两个老人的神色,你就会明白,没有十年八年的煎熬,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不会变成这样子的。

老头儿的脸颊黑而僵硬,像是被岁月和风沙磨出了一层洗不掉的老茧和疤痕。脸上的纹路不是弯的,而是又深又直,犹如一道道裂痕。真是颈项枯瘦,形销骨立。眼窝深陷,瘦得怕人,须发皆灰,有如干蒿,一看就知是常年饥寒劳苦所致。脸上一无任何表情,合着两眼,神色木然地坐在街旁路灯下,一任风扑沙打,活似一

座破败古旧的泥雕！

最让人吃惊的是，老头儿腰里竟捆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则拴在他身旁的老婆婆身上！看样子，是怕那个老婆婆跑了或是丢了。因为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来，那老婆婆根本就是个精神病患者。老婆婆也一样拱肩缩背，衣不遮体，骨瘦如柴，面若锅底，而且满面痴滞，毫无感觉也毫无意识，身子一晃一晃地斜睨着远处。

最凄惨的则是那个小女孩了。这么冷的天，居然赤脚穿着一双满是窟窿眼儿的破单鞋，一条破得不能再破的裤子只到了半腿里，脚上手上，连脸上也全是冻疮。此刻正冻得满脸青紫，浑身发抖，鼻涕眼泪流得哪儿都是。但你也看得出来，小女孩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了，尽管冻成那样，却也不喊不叫、不哼不哭，只是呆呆地顺从地偎在老头儿身旁，有些茫然地痴痴地瞅着每一个走到跟前的来人。

老头儿身前铺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几溜毛笔字。由于时间久了，白布早已变得灰黑，但字迹依旧清楚：

### 有冤难伸，上告无门

我叫李荣才，今年六十九岁，汾西县贾家峁乡花峪村人。一九五九年，大队会计对我有意见，诬我贪污二百元，捆我打我吊我关我，抄我家，封我门，没收我家财产，让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逼得我妻得了疯病，逼得我儿得病早死，逼得我儿媳改嫁，给我撇下这一老一少、一病一孤。我告状告了二十多年，告不动人家官官相护。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乞求各位父老乡亲同志朋友，给点帮点，一分两分，一口两口，救我一家活命度日，来世做牛做马相报。

破布上，扔着三三两两的分币。破布旁放着个破盒儿，里头依旧放着一些分币和毛票儿。

刘郁瑞默默地蹲在那里,看得好半天也抬不起头来。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老头坐着的地点,几乎跟县委大门面对面!

尤其是在今天,正是他亲自接待来信来访群众的日子,那张硕大的布告就在县委门口醒目招人地贴着。然而,离那张布告几十米远的地方,却又铺着这样的一块告示。真是比肩而立,昭然相对。对他,对县委,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这是在向他示威么?世界上似乎很少有这种示威方式。会是几个叫化子么?叫化子绝不会这么晚了呆在这么冷的大街上。那么,这是在行骗么?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利用孩子,利用病人,利用自己的残疾,利用各种欺骗方式来赚钱的人不乏其例。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在汽车站,在广场上,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也正因为见多了,以致把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也几乎给磨光了、刨平了,把人们的心灵也看麻木了。如果说,以前凭这种方式还可以赚到钱的话,而如今则早已无用了,不灵了。其实,你只要看看眼前就会明白,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在大街旁坐着这样令人心寒的三个人,也不知坐了有多久了,而破布上所扔下的钱,只怕连一顿饭钱也不够!

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尤其是在西风猛刮的深夜里,偶尔一个两个的过往行人,谁也是匆匆而过,顶多瞟上一眼,然后便又急急地走了。若想再等来一分两分的钱,看样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其实,只要你细看一眼,就会清楚这两老一少根本就不会是什么骗子和想赚钱的人。真正的骗子和只想赚点钱的人,学不来这模样,也做不到这份儿上。你什么也不必看,只要留意一下那脸上的颜色和那干枯皴裂的手,立刻就会清清楚楚。

那么,真会像白布上讲的那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么?

一阵旋风陡然卷过,尘沙飞扬,扑打得人脸上生疼。碎屑纸片满地乱转,搅得人睁不开眼。刘郁瑞急忙用手遮住脸。再松下手

时,才发现眼前这两老一少依旧那样木然地坐着,不避不躲,不遮不拦,一动不动。最让人看不下去的还是那个小女孩,满脸满身都是灰沙,连耳朵眼儿、鼻孔里也全是尘土,不住地哆嗦着,仍是那样呆呆地痴痴地毫无表情地默默地瞅着你。

那眼光真能把你的心给瞅碎了!

等到风小些了,刘郁瑞瞅着老头儿轻轻地问道:

“老人家,眼下中央有文件,让落实政策哩,你没去找找领导呀?”

老头儿依旧像泥塑木雕一样默默地坐着,眼睛也始终闭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刘郁瑞又问了一遍,好半天了,才慢慢地回了一句:

“我找了他们二十多年了。”嗓音沙沙的,像一棵百年老树在风中摇曳。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啦,上边有政策。”刘郁瑞尽量搜寻着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

“……我刚从上边回来,跟过去一样,啥也没变。”老人的眼睛依然闭着,脸上也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

“那你先找找村委会呀,老这么着咋行。”

“逼我害我的就是村支书,他以前是会计,这会儿是支书。以前不给我分口粮,眼下又不给我分口粮田。我的家这会儿还让他封着。人家说了,我这一家就是死在外头、烂在外头,骨头也别想再回到这村里来。”

刘郁瑞一下子愣在了那里,良久,才接着说道:“那你找找乡里呀?”

“罚我关我处置我的就是乡里。副乡长是村支书的外甥子。我连乡政府的门也进不去。过去说我不学大寨净告状,这会儿又说我是告状专业户。找着他们也没用,白找。”

刘郁瑞再次愣在了那里。好一阵子,才又说道: